

信用卡被盗

在加拿大读书的这几年，我碰到了不少新鲜事。那天，我正在图书馆里看书，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是银行的工作人员打来的。

对方问：“你的信用卡今天消费了600元吗？”

我说：“没有啊！”

“那你看看信用卡还在不在。”

我赶紧从书包里找出钱包。天啊，信用卡果然不在了！

对方说：“不要紧，保险公司会赔给你。”

在挂断电话之前，我千恩万谢。第一次体验到银行和保险公司这么人性化的服务，真是太激动了！

我到加拿大5年了，从来不但

心被偷。刚才我在看书的时候，一个阿拉伯人模样的年轻人在我身边站了一会儿。说不定是他干的，我赶紧报了警。在警察局里，我既愤怒又感激。愤怒的是，居然有人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偷东西！感激的是，加拿大的银行真是太棒了，竟然能在第一时间发现我的信用卡被盗。

原来，加拿大的银行有一套严密的监控系统，会监控每个客户的消费习惯。我平时用信用卡消费，一般每笔只有几加元(1加拿大元约合7元人民币)、几十加元，很少超过200加元，消费的地点一般是超市、餐厅和商场。那个贼一下就刷了600多加元，而且是在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，监控系统自然会有反

应。

我的一位朋友说，他买房子的时候，要用信用卡刷5000加元首付，可怎么也刷不出来。他非常尴尬，马上打电话给银行。银行的工作人员说：“我们正等着你来电话呢！因为你刷得太多了，我们要确认刷卡的到底是不是你本人。”

如果你的信用卡被盗用，不必担心，因为保险公司会对这些消费进行赔付。银行和保险公司在消费确认上对客户完全信任。当然，假如你“监守自盗”，一旦被发，这种“信用污点”就会伴随你一辈子，政府提供的所有福利都将与你无缘。

我的一个朋友16岁时用信用卡消费了9加元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没有按时还款。29岁时，他要买房子，需要贷款。由于有少年时期的“信用不良”的记录，他不得不再次向银行详细解释当时的情况。

摘自《青年参考》

整人如整己

一天，有一家商店换了主人，老板姓刘，开始改卖早点，生意十分红火。

对面一家商店的李老板，也将自己的店改成卖早点的，如此一来，抢了刘老板的生意。

刘老板有些不高兴，决定整垮对方：他发现许多顾客喜欢在李老板那里买包子、油条，然后过来买稀饭、豆浆。于是，他贴出告示：“凡来本店吃早餐的顾客，带了包子、油条的，一律不得入内。”

这样一来，顾客少了，但是，他们都吃店里的包子或油条，刘老板也不觉得吃亏。

因为这个规定，李老板的包子、油条不如从前好卖，眼看生意一天天下滑，他只得改成原来的商店。

刘老板笑了，总算把李老板整垮了，他逢人便说：“李老板想抢我的生意，没那么容易。”

刘老板的早点店成了独门生意，照理说，应该好起来，但是，来吃早餐的人越来越少。

有一天，刘老板问一个顾客：“早餐是不是做得不如从前好？”

顾客说：“这儿的稀饭和豆浆做得好，但是，包子、油条不如李老板的，那边的包子配这儿的稀饭，或者用那边油条配这儿的豆浆，才叫好，现在，再也吃不上。”

刘老板这才知道，自己的生意好，是因为有李老板。自己把对方整垮，就是整垮了自己。

这一天，刘老板找到李老板，拿出一笔钱，说：“你还是卖早点吧，这些钱拿去投资吧。”

李老板很吃惊，他没有收钱，但是，答应卖早点，没过几天，李老板又卖起早点，刘老板的生意也好了起来。

摘自《生意经》

父爱推己及人

他点的粥端上来的时候，雪白的锅里，赫然有一大勺葱末，他可是跟店员专门讲过要“走青”的。这件事情要是放在从前，他一定要找经理理论一番，可是今天他静静地什么都没说，自己拿了一个小碟子，把葱末细心地一点点拨了出来。

我觉得纳闷，问他今天的脾气怎么这样好。他笑了笑，说：“你看这个店员，比我女儿也大不了几岁。”

他刚从美国看女儿回来。他的女儿在美国读大学，非常懂事，在一家中餐馆打工赚学费。

女儿的学业和工作都很忙，他只好约女儿，在她打工的餐厅接她下班。一年多不见，他早早到了餐厅，找了个角落坐下来，远远看着女儿。原来被自己捧在手心里的女儿，现在也被老板使得团团转了。一个瘦小的身子在偌大的餐厅里

忙来忙去，写菜单，斟茶，换碗碟。这一切，他看在眼里，心里一下子泛起了潮。突然，一个美国人大声叫起来，原来，这人点了健怡可乐，可女儿一时疏忽，端了杯含糖可乐给他。碰上发脾气的顾客，能言善辩的女儿只得一再陪着不是，除了说“对不起”之外，别的一句话也讲不出。经理当着客人的面，狠狠地批评女儿，才把顾客的火压下去。

他对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，当时，女儿瞄了我一眼，那眼神真可怜。”

可怜天下的父母，爱子女的心都是一样的。

摘自《大公报》

左手画圆右手画方

我爹除了记忆力惊人以外别无所长，无论学什么东西，我娘总比我爹快得多。

有一天，我想起周伯通教郭靖双手互搏，入门课是一手画方，一手画圆，结果是一根筋的郭靖一学就会，而聪明百变的黄蓉却是无论如何过不了这一关。实际上后来在同学中试验，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不成的，无论聪明与否。

跟老太太一说，有个智力测试，如此如此，果然把我娘的兴趣勾了起来。

半个小时以后，我爹回来，看见一大沓被糟蹋掉的白纸，好奇地问：你画这么多圆做什么？

问明原委后，我爹随手抓过笔来，左手如山，右臂如弓，抬手就画，再看，赫然是一左方右圆！

惊奇中，我爹摆摆手道：“这有什么新奇，当初我们到德国学习计算机原理课程，CMD的教授有个练习就是让我们左手写英文，右手写德文，体会计算机分时系统的工作方式呢。”

“您练了多久？”

“一个月以后才像点模样。”

在国外举目无亲的，做点儿这种练习免得想家。”

“一个月啊？”

“那也得看谁”，我爹眯着眼睛说，“回国了我传授课程，也拿这个做例子，结果有人当场就做出了，还上了发挥。”

“谁啊？”

“吴文俊啊，下课就上来在黑板上练起来。”

吴先生德文稍差，英文法文都好，所以是左手英文，右手法文，居然是洋洋洒洒。

而内容，竟是现场翻译《红灯记》选段！嘴里还唱着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。

这哪儿是双手互搏，简直是四国大战啊！

摘自《特别关注》

到华侨城面试时，主持面试的董事长是位香港老太太。她问我能做什么，我说可以写东西。老太太大怒：“我办企业，有什么东西要写？”

事后，我才知道，深圳的企业只“做”不“写”，与内地不同，无论多大的公司，几乎没有宣传册。

落聘后，我成了一家电器公司的送货员，拿到送货单提货，然后装车出发。

音响。

9个月后，一位老板打电话找我，说有事与我商量。

在环宇酒店，我们决定合伙开一家电器行，由他出资，我来打理业务。

我这块天上掉下的馅饼砸晕了，直到现在，我们仍有良好的合作关系。而10年前，他在香港做过送货员。

“即使我没有注意到你，也有其他人注意到你，你跟我做5年，然后，自己出去做老板。”

堪培拉公园里的烤炉

早春二月，我和两名同事应朋友加利的邀请，来到澳大利亚。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是堪培拉市。在那里，我们计划去郊区公园吃一顿烧烤晚餐。

我们购买了牛排、三文鱼等食品，带上调料出发了。我感到奇怪的是，既然是烧烤，怎么连烤炉都不带？到了那里才知道，政府在公园里安装了公用的烤炉，轻轻一摁开关，烤炉就会自动点燃，还不收钱。

感叹之余，我不禁说了一堆赞扬澳大利亚的话。加利听后笑着说，以前，这里的烤炉可不是免费的。政府在里面装有收费仪器，只有投钱进去，才能点燃烤炉。于是，常常有人在深夜撬开烤炉，把钱偷走。后来，用于维护炉子的费用，比收到的钱还多，经过反复研究，政府干脆将烤炉免费开放。从此再没有一个烤炉被人撬开过。

光靠民众的自觉，总会有人不自觉。人类的本性都差不多，没有哪一个地方的人比另一个地方的人更高尚。澳大利亚以前就是英国流放囚犯的地方。现在，这里秩序井然，不是民众道德高尚，而是因为服务到位。

摘自《好同学》

骂出来的老板

一天，我随车去华侨城，去送一台上万元的彩电，按说，我们是包安装的。那天，我们有些偷懒，把货一放，就要客户签字。那个老板没说什么，准备掏钱。老板的母亲骂道：“照你这种做事方式，一辈子只配给人送货。”

从那户人家出来，同伴笑着模仿她的话，我却笑不出来。

于是，我利用空余时间向师傅们学习调试电话、安装

板。在深圳，什么都有可能。”他说，“这是一片蕴藏机会的乐土。”

后来，我专程前往华侨城，看望那个斥过我老太太，隔着防盗门，我把那天她说的话，以及后来发生的事讲给她听。她笑了，大着嗓门嚷道：“我儿子也是老板，也是我骂出来的嘛。”

我认真地向她鞠躬，说：“你现在骂出了两个老板。”

摘自《预约成功》

特别开心

8月的一个星期天，妻子有事外出，4岁的杰克由我照料。

没过多久，杰克发起脾气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号啕大哭，不停地将他胖乎乎的小拳头插在地板上，双脚蹬来蹬去。

这一招，一直让他的妈妈束手无策。

我泰然自若地坐在椅子上，看着他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渐渐没有当初的劲头，我心平气和地说：“你不知道如何发脾气，让我演示一遍。记住，我希望你发得像像个样儿。”

我一边说，一边观察他的表情。他睁大眼睛，似乎忘了哭闹。

我坐在地板上，开始蹬腿，放开喉咙，大声尖叫。与此同时，我把手握成拳头，一边揉眼睛，一边“哭”。我又躺在地板上，绕着圈子打滚，两腿乱蹬，身子拧得像麻花，有点像童话片里土地神生气的样子。

他突然笑起来。

我表演了3分钟，尽量让自己的动作滑稽、有趣。

当他一边拍着巴掌，一边有节奏地说“有趣”的时候，我停下来，说：“除非你表演得像我刚才一样好，否则，就不要在我面前发脾气。”

我把他抱起来，替他擦干净泪水，拿来他喜欢的饮料及甜点。

等他吃饱喝足，我送他去床上小睡一会儿。

他醒来，再也没有找茬，乖乖地玩自己的玩具，或者让我讲故事。

妻子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变成一个又可爱又听话的小男孩。

妻子想知道我是如何让儿子安静下来的，我笑了笑，说：“这是爸爸的秘诀。”

我冲杰克眨眨眼睛，他也对我会心地一笑。

杰克以后再没有发过脾气。

杰克长大后，有一天，他对我说：“我想发脾气的时候，就会想起你在地板上打滚的样子。”

摘自《家庭主妇报》

父亲的妙招

周末的早晨，我坐在书房里，正为一只股票的涨跌发愁。窗外有人在吵架。伸头一看，两个农民工模样的汉子，坐在墙根，估计是刚从对面的工地上回来休息的。他们的对话，立刻吸引了我。

“这烟咋就这么好抽，两块钱一包，咋就这么好抽呢？比‘中华’的还好抽。”

“你又没抽过‘中华’。”

“忘啦？上次老板在宿舍里留下个烟屁股，这么长，我们抢得差点打架，最后不是我抢到了吗？那中华，味道淡淡的，还是这烟好，劲大，抽半只都晃。”

“三个月没回家了，你看城里的女人多漂亮。”

“漂亮有啥用？又不能喂老母猪。我老婆说，我家养三头母猪下了46只猪崽，个个都喂得肥肥的。我老婆担心心多了难受。我说，卖不掉放家养着，怕娃天天吃肉嘴上长疮咋的。”

“听说城里女人一个月喝减肥茶就花好几百，还是我老婆好，她就是天天喝猪油都不长肉，就算她工模样的汉子，坐在墙根，估计是刚从对面的工地上回来休息的。他们的对话，立刻吸引了我。”

“城人过日子舒坦，星期天到这个时候还在睡。”

“他们哪有我们舒服，清早起来，我们就用汗洗了个澡，他们为了出汗，在家里弄个跑步机。城里人在单位被领导管得像个孙子。”

烦恼原因

一个男人走进一家酒吧，一脸的不开心。

酒吧里一位和他相熟的侍者问他：“你怎么了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
男人回答道：“我和妻子刚刚干了一仗，她这个月将不再和我说一句活。”

侍者安慰道：“两口子吵架是经常的事，没必要为此烦恼。”

男人回答道：“我不是为吵架而烦恼，我烦恼的是，今天就是月底了。”

鱼想吃什么

有个人到河边钓鱼，先穿了片树叶当鱼饵，半天没有鱼上钩。于是他换了块面包，过了半天还是没有鱼上钩。没办法，他只好换上蚯蚓，还是没有鱼上钩。

他气愤至极，掏出100元钱，狠狠摔入水中：“要吃什么，自己去买！”

摘自《笑林》

百密一疏

周末，快下班的时候，托尼打电话回家告诉妻子：“老板要带我出远门，跟客户钓鱼去。这是我接近老板的好机会呀，你可得好好支持我。”

“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？”

“劳驾我把一周内换洗的衣服，还有我的钓鱼竿和工具箱备好。我们待会儿从办公室出发，顺道回家去取。对了，你把我那件新的蓝丝绸睡衣也放进去吧。”

妻子虽然很诧异，但还是按照丈夫的吩咐做了。

一个星期之后，托尼回来了。除了有点儿累，他看上去气色不错。

妻子问托尼是不是钓到很多鱼，他说：“是呀，钓了很多的鱼，有大眼鱼、翻车鱼，还有一些狗鱼，大家过得很开心。哎，你为什么没按我说的，把我的蓝丝绸睡衣备好呢？”

妻子冷冷地答道：“备了，就放在你的钓鱼工具箱里。”

摘自《中国老年》

同学老孙下海多年，这天他忽然跑来跟我说，最近资金紧张，有点周转不开。

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想借钱，可我家一向并不富裕，这情况他也清楚的，所以我很为难地说：“老孙，我家的情况你也清楚，哪有多少钱借你？”老孙拍拍我肩膀，说：“哥们，我不是来找你借钱的，只是想借你一句活。”

第二天，我按照老孙的安排去赴宴，走进包间，只见里面已经坐着不少老同学。老孙见我来了，笑呵呵地招呼我紧挨着他坐。

酒过三巡，老孙忽然端起酒杯，非要跟我一口闷了：“老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。你借我的钱，我保证一旦资金周转过来立马还你。”我也故意放开了声说：“你这就见外了吧！咱们是老同学了，现在你有难，做兄弟的哪能不帮呢？”

话音刚落，原本喧闹的包间，一时间静了下来。

后来听老孙说，他很顺利地就借到了钱。

没想到，我的一句活这么管用。

“那当然了！”老孙得意洋洋，“大家都知道你家境不好，可听说连你都借给我钱了，他们这些有钱的抠门儿就觉得面子上挂不住了，于是才散了酒席，纷纷给我送钱来了。”

摘自《现代快报》

钟家庆羞于见人

钟家庆研究员和我爹曾是课题搭档。

有一天，我爹所在的数学所分橘子，每人一箱，所里住平房宿舍的人多，钟先生就带着几个学生拉着板车给大伙儿送。那天天气热，钟先生先着个膀子，只剩一件小背心，他喜欢游泳，全身晒得又黑又红。

他好像有事和我爹讲，所以把学生和板车打发走。他帮我把橘子搬进我家，抓了一个橘子，正用嘴撕着扯掉橘子皮的时候，有一个目光炯炯的小丫头凑上来了，问：大爷，您知道钟家庆钟老师在哪儿吗？

我爹听见了，刚要介绍，又打住了。他虽然迂，但是并不傻，看看钟先生，晒得像个黑炭头，二指背心大褂衩子，嘴里叼着一个橘子，这……这什么形象阿阿。

幸好我爹没说什么，钟先生马上就接茬儿了——唔，他不住这院儿啊。

那小丫头说：大爷，刚才碰上他的学生，说他在哪儿呢，您能帮我看看他不在这院吗？求您了，我想找机会见见钟教授，我从武汉来的。

啊……钟先生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。他回头看见我爹，忽然眼睛一亮，像看见救星一样，冲我爹一指，说，哦，我是蹬三轮的，不认识什么钟家庆，你问他吧，他住在这儿，可能知道。

说完，钟先生掉头就跑，把我爹给撵在那儿了。

唔，你找他什么事阿？

我是从武汉来的，我要考他的研究生。您认识钟教授吗？

唔，认识，你认识他吗？

当然啦，您看我这个色。打开

包，我爹看到厚厚一本剪报，都是钟先生参加会议、授奖颁奖的报道和照片，钟先生西服革履，神采奕奕。

我爹就只会唔唔了。

那小丫头还问呢：你们科学院的研究员都住在哪儿啊？我来这儿好几天了，怎么一个教授都没看见呢？

这时候，她后面有一个搬橘子的，是吕以攀研究员，也是二指背心的形象……

好歹把小丫头哄走了，我爹和钟先生一说，钟先生就跳起来了，不行不行，我那天那个形象，怎么见这个学生啊！我爹说要是人家上了，你能不要？

钟先生那些日子就很苦恼，直到发糖，那小丫头的分数没有上线，才松了口气。那个小丫头后来去了兰州，多次给钟先生来信，讨教问题，兼以叙崇拜之情，钟先生非常热情认真地回复，对她极尽帮助指点，但始终不肯和这学生见面。

摘自《意林》

农民工对话

“嗯，现在，村长都管不了我们啦。等我多赚点钱，比村长还幸福……”

这与其说是交谈，不如说他们是在铺设一条生活的轨道。一个人探路，绕过险阻，另一个跟在后面铺设，轨道坚定地朝着一个方向。当他们认准这个方向，世间所有的好事，都会落到他们的头上。

想幸福，先设轨。

摘自《故事汇》